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得力 No. 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六

起甲辰陳後主至德二年隋文帝開皇四年盡丁卯隋煬帝大業三年



陳至德二年

春正月朔日食○梁主入朝于隋

隋開皇四年

二月突厥達頭可

張賓劉暉等所造也

汗攻隋

夏四月隋伐吐谷渾敗之

隋將軍賀婁子幹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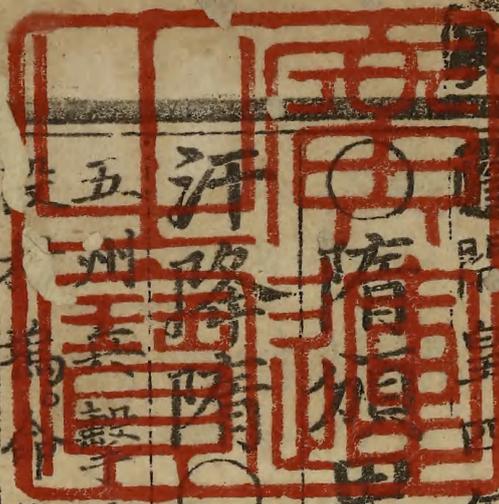
五州吐谷渾克之隋主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

西河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

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且隴右之民以畜牧為

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五月陳以

埃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隋主從之



江揔為僕射○六月隋作廣通渠

隋主以渭水多涉深淺不

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秋八

月陳將軍夏侯苗叛降于隋隋主弗納陳將軍夏侯苗

請降於隋隋主以通和不納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隋主

不喜辭華故有是詔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詔付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上書曰魏之三祖

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

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濯士以儒素為古拙以詞賦為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

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舉送

天朝請加來察送臺推劾又言士大夫於於伐十進無隋

天朝請加來察。送臺推劾。又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隋
復廉耻。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其奏頒示四方。

與突厥和親。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為隋所敗。乃請和
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

隋更封以為大義公主。沙鉢略遣使致書自稱從天生
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沙鉢略可汗。隋主復書曰。大隋

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
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

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僕射虞慶則往使。沙鉢
略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長孫晟曰。突厥與隋俱

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
走。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與羣下

聚哭。慶則要以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
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虞僕

射之力也。贈馬千匹。從妹妻之。冬十一月。隋遣使如陳。
薛道衡

禮弊風朝。躬仁孝之行。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州縣送

等如陳戒之曰。當識
朕意。勿以言辭相折。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陳主起三

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為之。金玉珠翠
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

水為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
貴嬪居望仙。復道往來。以宮人袁汰捨等為女學士。江

摠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
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

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
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

夕達旦。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
人主顏色。又有厭魅之術。置淫祠官中。聚女巫。巫鼓舞。百

司啓奏。並因官者以進。陳主置妃滕上。共沃之。由是宦
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橫。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

因而譖之。於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
兄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

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

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陳主於東宮。聰敏強

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
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陳主於東宮。聰敏強
記。明開吏職。大被親幸。又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徐哲。
暨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客卿有口辯。頗知典
故。惠朗。慧景。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督責苛碎。
聚斂無厭。士民嗟怨。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陳主大悅。
益以文慶為知人。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
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白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
敵耳。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
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陳 至德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 ○ 隋頒五禮 禮部尚書牛弘

所修 夏五月 隋初置義倉 貌閱戶口 作輸籍法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
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兄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輒必曲為文飾。稱揚贊

隋主從之。胡氏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史。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餽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劭農之法。輔以採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饑也。庶有瘳乎。○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頴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隋主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

梁主歸殂。太子琮立。

孝歸

秋八月。突厥可汗遣子入朝于隋。

突厥

阿波可汗寢強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部落莫南。育生

內安之。秋八月。突厥可汗遣子入朝于隋。

阿波可汗寢強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擊西突厥。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絕。陳主殺其中

書通事舍人傅縡

縡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

主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

王氣自斯而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項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緯言及之。隋復置江陵總管。

梁大將軍威。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還。隋主徵梁主叔父吳王岑入朝。拜大將軍。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

以監。隋築長城。隋主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四年。

又發十五萬緣邊築數十城。以遏胡寇。

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

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春正月。党項羌請降于隋。

隋頒曆于突厥。二月。隋制刺史上佐。每歲。

入朝考課。秋。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彥。

宇文忻。劉劼。防。初。士彥討尉遲迴。破之。代為相州刺史。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

入朝考課○秋閏八月隋殺其上杜國梁士彦

宇文忻劉昉

初士彦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

皆忌之以譴去官昉亦被踈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彦於蒲州起兵已為內應士彦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

隋主隱其事以士彦為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彦欣然謂昉等曰天也隋主因其朝謁執而誅之遂皆伏誅隋

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誠

冬十月隋以楊尚希為禮

部尚書

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

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所宜親也隋主善之而不能從

隋以秦王俊為山南

行臺尚書令○陳以江撝為尚書令○吐谷渾

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

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被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請兵。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濫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朕。朕惟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

丁未

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是歲。梁六國。

春正月。隋制諸州歲貢士

三人。○二月。隋開揚州山陽瀆。○突厥沙鉢略

可汗死。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

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

立其弟葉護處羅侯。沙鉢略死。雍虞閭遣使迎之。處羅侯曰。自木杆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

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其根連體。豈可反。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

其弟葉護處羅侯沙鉢略死。雍虞閭遣使迎之。處羅侯曰。自木杆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

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豈可反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眾以為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顯亦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夏五月朔日食○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莒公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

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梁主叔父安平王巖弟瓚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刺史陳慧紀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十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顯

安集遺民。拜梁主。冬十一月。隋主如馮翊祠故社。

是行也。李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及

還。隋主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嚴公。

使自山以東。陳臨平湖開。初。隋主與陳鄰好甚篤。每

無及公者。陳臨平湖開。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

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

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

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

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頴。對曰。江北

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

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

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

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

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

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州

管楊素。吳州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勳等。事獻

非地密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
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

總管揚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勳等爭獻
平江南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
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船楫
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援上流則下流諸將即可揮
便橫度如其擁衆自衛則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
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
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陳受蕭巖
等降隋主益忿謂高頴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
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
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
何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尺置
六拍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其次黃龍平乘舳舻
大小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言陳有三可滅大吞小一
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陸
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時江
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

賣於佛寺為
如以厭之
陳主殺其大市令章華
吳興章華好
學能文以無

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
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詔後

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胡氏曰
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之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

章華忠矣然位非公卿官非諫爭危言劇上以路斧鉞
而其本心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

於直言又安得
繼洩治之後乎

陳禎明二年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詔曰陳叔寶據手

險劫奪閭閻驅迫內外窮奢極侈何畫作夜斬直言之
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

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背德違言。搖蕩疆場。可出師說
津。應幾錄。在斯。舉。永清兵。越。又。送。聖。書。暴。陳。主。二。

志。天災地孽。物恠人妖。背德違言。搖蕩疆場。可出師救
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

十惡。寫詔三十萬紙。遍諭江外。夏五月。陳主廢其太子胤。立子深

為太子。胤性聰敏。好文學。然頗有過失。詹事袁憲。勿

之。張孔二妃日夜搆成其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助之。陳

主欲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尚書蔡徵順言稱贊

袁憲厲色折之。陳主卒廢胤為吳興王。而立深為太子

深亦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

愠。陳主聞袁憲嘗諫胤。即日用憲為僕射。陳主遇沈后

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身居

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為事。數

上書諫爭。陳主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冬

十月。隋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

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

帥帥師伐陳

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陳主遣王琬、許善心聘于隋。隋人

留之。遂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素、王俊、清河公劼、素皆

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廬州總管

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

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亘數千

里。以高熲為元帥、長史，王韶為司馬。軍事皆取決焉。熲

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

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

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

江揔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

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

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

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

在不疑。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軍

喉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

軍咸所。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

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畫，日下船，波見

軍威所。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乃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將軍劉仁恩帥甲騎擊。所敗之。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折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鬪船。上流兵皆阻揚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陳主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乃以施文慶代叔文。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文慶深以為喜。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沈客卿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素。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領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施文慶恐無兵從已。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白陳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

在不疑。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陳督諸軍拒之。揚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

隋軍臨江。間諜至。憲等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復通。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復以貨動江。總使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定作太尉公矣。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突厥莫何可汗死。兒子頡伽

施多那都藍可汗立。○吐谷渾禪王木彌降隋

吐谷渾禪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渾賊悖狂。妻子懷怖。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

隋高祖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

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王叔寶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

隋高祖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

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王叔寶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

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既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鐘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

隋書

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快。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鐘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於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歎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

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連連。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地。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勸。陳。主。

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勸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勝，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唯袁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愧耳。」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閹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

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流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焉。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眾曰。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擒。弼燒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既而弼耻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晉王廣入建康。誅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

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

高頴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頴

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尋入建康。以施文慶論佞。沈客卿聚斂。與陽慧朗。徐析。暨慧景。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頴與記室裴矩。

收圖籍。封府庫。一無所取。聞者賢之。以賀若弼連今先期。收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

入建康。以施文慶論。侯沈容。卿。裴。與。陽。慧。朗。徐。祈。聖。慧。景。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頌。與。記。室。裴。矩。

收圖籍。封府庫。一無所取。聞者賢之。以賀若弼違令先期。收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刀也。賜物萬段。別詔褒美。開府王頌。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廣。廣以聞。以許善心為散騎常侍。帝使以陳亡告而赦之。

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善信馬。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改服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陳水

軍都督周羅暉降。初。羅暉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踰

巖。繼鐵鏢。橫截上流。以遏隋船。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既而隋師屢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艦。遂大破之。於是巴陵以東。無

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積在甯口。移

書告諭江南諸郡皆降。

遣使巡撫陳地州郡。○二月。置鄉

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割

斷不平。今令鄉正治民。為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將軍宇文述

拔吳東揚州。執其刺史蕭巖。蕭璫以歸。殺之。陳

州刺史蕭璫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璫為主。右衛大將軍宇文述等討之。破其柵。執璫。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

稽降。與璫皆送長安。斬之。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

死。楊素之下荆門也。遣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刺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

吏。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與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

死獨... 將士... 刺史... 衡州... 置酒會... 城... 置酒會... 刺史... 衡州... 置酒會... 城...

吏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興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眾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以徇。并其眾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鄒居業。皆舉兵助之。隋刺史薛胄。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陳馮寬以嶺南降

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詔遣柱國韋洗等安撫嶺外。陳

豫章太守徐璿據南康拒之。洗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寬帥眾迎洗。洗擊斬徐璿。嶺南皆定。表寬為儀同三司。用洗氏為宋康郡夫人。衡州司

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
 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
 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夷建康城
 邑宮室更以石頭城置蔣州
 夏四月晉王廣班

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

差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使納言宣詔勞之內

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魯廣達追傷

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帝給賜叔寶甚厚叔寶

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多

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
 衣服以安全之進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
 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
 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
 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

日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頴爵齊公從
 容命頴與弼論平陳事頴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

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

曰。二將俱為上勲。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頴爵齊公。從容命頴與弼論平陳事。頴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頴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敕。或說頴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為虛行矣。頴又言之。乃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突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孰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龐晃等短高頴。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頴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復故陳境十年餘州一

年○投陳孔範等於邊裔

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孔範。王瑳。王儀。沈

瓘之罪。故得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忘刻貪鄙。儀。傾巧側媚。瓘。險酷邪諂。故同罪焉。

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江總袁憲蕭摩訶在忠

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又以前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夔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見周羅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暉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暉曰。聞公郢漢提兵。即知揚州可得。羅暉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伐陳之役。以陳降將羊翔為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暉上。韓擒虎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羊翔之下。羅暉曰。昔嘗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召為

上儀同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舍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

賈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矣。及歸。蓋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主氣盡於此矣。至是召為

上儀同 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

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 殺樂安公元諧 諧性豪俠。有氣調。好

誼誅。或告諧謀反。案驗伏誅 誼善。閏月。以蘇威為僕

射楊素為納言。○秋七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八月。以王雄為司空 左衛大將軍王雄。貴寵特盛。寬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陰忌

之。以雄為司空。實奪之 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冬十一月。詔定雅樂。帝踐

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 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

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祿。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按太樂所奏。

例皆乖越。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與邳公
 世子蘇夔議。累忝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
 一朝可定。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妄自取不
 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
 善者。妄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
 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
 心會。妄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從之。時又
 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上召問之。寶常曰。此亡國之
 音也。上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為律。上從之。寶常造諸樂
 器。其聲率下。譯調二律。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蘇夔
 尤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寶常樂竟寢
 不行。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
 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賓
 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
 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備緝。以備雅樂。其後
 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

心。姚察及虞。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
 世。墓參定。病。闔家避之。病。

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行之。乃詔弘與許

心。姚察及虞世基參定。以卒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遠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浙

十年春二月。以本守德林為湖州刺史。德林詩才好。勝同列疾之。

凡原

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徒級。數與蘇威異議。高頴常
 助威。帝多從之。常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
 那肱店。店人訴本高氏疆奪民田。所為威。因奏德林誣
 罔。自入帝益惡之。虞慶則等奉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
 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帝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
 以為不可。然始置即停朝。或暮毀。非帝王設法之義。自
 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願陛下即以軍法從事。不然
 紛紜不已。帝怒。大詔曰。爾欲以我為王莽邪。先是德林
 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黃門侍郎陳茂言。德林父
 實終於校書。帝甚銜之。至是面數其罪。出為湖州刺史。
 遷懷州卒。以柳莊為饒州刺史。給事黃門侍郎柳燕有
 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

李君才於殿內

帝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

典故雅達。政事。帝及高頴。蘇威皆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而出之。

殺楚州參軍

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極人。揮楚不甚。即命

李君才於殿內

帝性情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

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揮楚不甚。即命斬之。高頴柳彧等諫曰。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不納。頴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帝不憚。乃令殿內去杖。後李君才言帝寵高頴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又庸。○

秋七月。以楊素為內史令。○冬十一月。江南亂。

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

門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
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越州
高智慧。蘇州沈玄愔。皆率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
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執縣令殺
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
麥鐵杖。戴束藁。夜浮渡江。見賊。還而復往。爲賊所擒。遣
兵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
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楊子津入擊賊。玄
愔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
艦被江。素擊之。子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
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
竒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
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
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
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
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關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

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素追智慧。克温州。智慧

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眾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

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素追智慧。克温州。智慧走保閩。越上以素久於外。令馳傳入朝。素以餘賊未殄。復請行。泛海奄至泉州。賊帥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不設備。棄州走。餘黨皆散。素分兵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餘黨悉降。江南大定。素用兵多權略。馭眾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它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胡氏曰。伐讎討逆。誅暴解紛。兵之大用也。讎未復。逆未降。暴未誅。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未聞先殺吾人。而使之致力於殺人也。特三令五申。以警懼之而已。揚素部曲皆練習精銳。而所當者。又非疆敵。乃

殘忍如此而後成功。猶稱名將。不亦異乎。昔曷夷反。遣給事郎裴矩討

平之。以馮盎為高州刺史。洗氏為譙國夫人。昔

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浟中流

矢卒。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軍事。又詔裴矩巡撫嶺

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擊斬仲宣。遣別將至南海。高

涼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逗遛不進。夫人大

怒。遣使執暄。繫獄。更遣孫盎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

眾潰。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設騎。衛從裴矩。巡

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為

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上以矩為民部侍

郎。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冊洗氏為譙國夫人。

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赦暄逗遛之罪。番

州總管趙訥貪虐。俚僚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上遣推

訥。竟致於法。赦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稱使者。

歷十餘州。所至皆降。上嘉之。賜臨振縣為湯沐邑。

歷十餘州。所至皆降。上嘉之。賜臨振縣為湯沐邑。

十一年春二月吐谷渾可汗夸呂死子世伏立

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遣使入貢尋卒

以劉曠為莒州刺史

平鄉令劉

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頰薦之故有是命

是月晦日

食○秋八月殺滕王瓚

初帝徵時與瓚不協帝為周相瓚恐為家禍陰欲圖

帝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亦與獨孤后不平帝命出之瓚不可至是從幸栗園遇鳩暴卒

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除

名何安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與安議樂復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安恚曰吾席間函

納竟致於法。敕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稱使者。

夫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所屈邪。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和等共為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自周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但為人所誤耳。命復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類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是月晦。日食。○八月。

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踏駭。罪同論異。故有。

是冬十月。新義公韓擒虎卒。○十二月。以楊素

為僕射。與高頌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

命是冬十月。新義公韓擒虎卒。○十二月。以楊素

為僕射。與高頌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

除名。楊素性踈辯。高下在心。唯頌推高頌。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於頌。

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則不如頌遠矣。

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

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

之曰。我以高頌。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殺之。何也。弼曰。

頌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

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

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

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

歲餘。復詔免河北河東功。調減田租。有司言府藏

其爵位。積於廊廡。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寧積於

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藏半。功

積於廊廡。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寧積於

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藏半。功

積於廊廡。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寧積於

調全遣使均田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

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

詔楊素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素奏宇文愷封

德彝爲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覆以上石因而築之死者

以萬數禁藏讖緯 ○ 秋七月晦日食 ○ 詔議明堂

制度 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而諸儒議久不決乃

罷突厥突利可汗請婚許之 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

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爲詩叙陳亡以自寄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扇惑都藍可

汗願爲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

止以自寄。帝門而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叙陳

汗。頗為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譖公主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澶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協律郎祖孝孫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

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一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

寅甲

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官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官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於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萬寶常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六月。始給

公卿以下職田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為官

司出舉興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於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秋七月。以蘇威為納言。○詔直太史劉孝孫等

定曆已而罷之

初。張賓曆既行。劉孝孫及劉焯並言其失。賓方有寵。劉暉附之。斥罷孝孫

等。後賓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詣闕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

安。安言其善。使與張曾玄校賓曆。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曾

等。後實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與觀。請闕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

妄。安言其善。使與張胃玄校賓曆。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胃玄所刻妙中。孝孫驗亦過半。於是上引孝孫胃玄等親勞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帝不憚。又罷之。孝孫卒。尋關中旱饑。八月。帝如洛陽。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

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者甚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檐者。令左右扶助。冬。閏十月。詔高仁

英。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詔以齊。梁。陳。宗祀廢。

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叔寶侍宴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頴至日。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誠可

也笑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賁坐民饑閉糶除名。皇太子為言賁有佐

命功不可棄。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

幸。及帝大漸，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自為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

矣。賁遂廢卒於家。胡氏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固險黠，伎忍。而其本心則未嘗泯亡。方其圖集大利，以權

數相傾，則攘臂褰裳，爭先相附者為能。及夫所欲既得，而反思可否，則潔身顧義，不預危事者為是。此蘇威所

以蒙殊常之顧，而譯賁廢死，劉昉極刑也。散騎侍郎亦可為傾覆輕薄，厭常為新者之深監矣。

王劭上皇隋靈感志

帝好機祥小數。劭前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歌

謠，識緯，摺撫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閉目而

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涉旬而罷。帝益喜，賞賜優洽。

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涉旬而罷。帝益喜。賞賜優洽。

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于泰山。

以歲旱。謝德咎也。禮

如南二月。收天下兵器。○館二月。還宮。○仁壽宮

成以封德彝為內史舍人。

仁壽宮成。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

素悉焚除之。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

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厚甚。素負貴

恃才。多所凌侮。唯賞重德彝。引與論議。屢薦於帝。擢為內史舍人。夏六月。鑿金底柱。○

焚相州所貢綾文布於朝堂。○秋七月。納言蘇

之。上令宣示天下。勸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閉目而

威免尋復其位

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家累金

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冬十月以

韋世康為荊州總管

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

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

楊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

十二月。敕盜邊糧。并以上皆斬。

○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賜汴州刺史令狐

熙帛三百匹

熙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頒告天下。

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秋。八月。

詔死罪三妻。然後行刑。○以光化公。王妻吐谷

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秋八月。

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以光化公主妻吐谷

渾

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羌平

之初梁睿之克王謙也夷獠皆附唯南寧州酋帥慶震

乃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眾擊之入自蜻蛉川過諸

葛亮紀功碑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

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

徑寸於是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其酋長慶翫入朝翫

管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夷越

數反。以令狐熙為桂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

接。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漢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寄治於總管。三月詔營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故

有是詔。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守法為懦弱。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

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在人來

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乃為停之。又嘗乘怒欲

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案。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河不可。遂殺之。掌固

來曠。告綽濫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寧。帝拂衣入閣。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

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寧。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會獨孤后在坐。命賜

來曠告。綽濫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閣。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

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寧。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酒。及二金盃。曠因免死。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刑部侍郎辛實嘗衣緋禪。帝以為厭。盡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殺實。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寶俱名。平恕。然寶原情而綽守法。帝晚節用法益峻。元會衣劍有不齊者。御史不劾。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帝既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馮驥少卿陳廷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糞上擣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擣蒲者皆杖殺之。撫廷幾死。帝遣親衛大都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以下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

至重。陛下柰何以畜產之故。殺千餘人。臣敢以死請。帝
瞑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旬千餘人

命。帝感悟。皆減死論。擢通為右武侯將軍。上柱國劉昶子居士有罪。伏

誅。昶與帝有舊。帝甚親之。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數
有罪。帝每原之。居士轉驕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以

車輪括其頸而撻之。能不屈者為壯士。釋而與交。黨夏
與三百人。多所侵奪。或告居士謀為不軌。帝怒。斬之。

四月。頒新曆。揚素牛弘等復薦張胄玄曆術。帝令素
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

通者。令劉暉與胄玄辨析之。暉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
十四。拜太史令。令參定新術。至是曆成。頒之。暉等除名

秋七月。桂州亂。遣將軍虞慶則討平之。桂州人
李世賢

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帝顧慶則曰。位居宰相。尚
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恐懼。請行。卒

平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俊幼仁恕。喜佛教。及

乃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帝顧慶則曰：「位居宰相，乃上議討之，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恐懼，請行。卒。

平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俊，切仁，怒喜佛教。及

內，其妃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

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

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况我不以安義公主妻突厥

及周公，安敢虧法乎。卒不許。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帝舍之。太常教習

突利可汗。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都藍

故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帥眾南徙。居度斤舊鎮

錫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乎。於是

朝貢遂絕。亟掠邊鄙。突利伺知，動久。欽州刺史竇長

貞來朝

初，散騎侍郎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竇

擇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矣。猛力臨

終，果誠其子長貞，葬畢登路，至是長貞嗣為刺史，如言。

戊午

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十二月。殺魯公虞慶則。慶則

桂州也。以婦弟趙什住。為長史。什住。通於慶則。愛妾。恐

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慶則。還至

臨桂嶺。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

什住。入奏事。因告慶則。謀反。接驗。坐死。拜什住。為桂州

高麗王湯卒。是歲。帝賜湯璽書。責之。會病卒。子元嗣。帝使使拜元

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吐谷渾。天亂。為遼東王。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謝。且請

依俗尚主。從之。自是朝貢歲至。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

之。高麗王元帥。靺鞨。萬餘人。寇遼西。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帝大怒。以漢王諒。主世積。將水陸三十萬伐高

麗。以高顯。夏五月。於不畜。猫鬼。益毒。厭魅。野道者。

之高麗王元帥蘇朝萬餘人寇遼西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帝大怒以漢王諒王世積將水陸二十萬伐高

麗以高頰為諒長史夏五月禁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者

獨孤后之弟延州刺史隋有婢事猫鬼能使之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意隋所

為令高頰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夫婦皆賜死后為之請曰隋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為妾身敢請其命

隋弟整亦詣闕求哀於是免秋九月罷漢王諒兵

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饑疫總管周羅猴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没九月師還

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久十一月置行宮十二所亦遣使謝罪於是罷兵

自京師至仁南寧夷嬰翫反太平公史萬歲以壽宮之道也

罪除名 嬰翫復反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頰及元旻等皆諫曰萬

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

十九年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都藍可

汗未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來

奔諸軍遂破都藍及達頭部突厥突利可汗奏都藍可汗欲攻大同城

詔以漢王諒為元帥高頴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

樂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

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遂入蔚

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收得
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
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隋法賊
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
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

驛八朝四月至長安帝大書厚待之。以晟為左勳衛驛

少舉二峰。來多舉三峰。大通舉四峰。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大懼。殺城。嚴留其連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

驛八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為左勳衛驛。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頴使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

前鋒。與突厥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五日。會高頴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

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

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為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

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六月。殺

宜陽公王世積。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世積不納。孝諧因

上變告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貌。有惡言。世積坐誅。以孝諧為上大將軍。秋八月。除左僕

射高頴名。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沒官中。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

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頴楊素等追及。扣馬苦諫。帝告之。故頴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解。還宮。后流涕拜謝。頴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頴父客。甚親禮之。至是聞頴謂己為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頴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頴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后知頴不可奪。陰欲去之。會帝令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頴奏曰。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太子左右。何須壯士。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頴子表仁。娶太子女。故帝以此言防之。頴夫人卒。后請為之娶。帝告之。頴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納室非所願也。帝乃止。既而愛妾生男。帝聞之喜。后不悅。曰。陛下尚復信高頴邪。始陛下欲為頴娶。而頴面欺。今其詐已見矣。帝由是踈頴。伐遼之役。頴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於帝曰。頴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諒年少。專委軍事於頴。諒所言多不

用。甚銜之。及還。泣言於后曰。兒幸免為高頴所殺。帝聞之。彌不平。及擊突厥。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

用甚銜之。及還。泣言於后曰。兒幸免為高頽所殺。帝聞之。彌不平。及擊突厥。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頽欲反。帝未之荅。頽已破突厥而還矣。及王世積誅。推襲之際。有宮禁中事。云於頽得之。上大驚。有司又奏頽與世積交通。賀若弼。宇文弼。薛胄。斛律孝卿。析述等。明頽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頽遂坐免。以齊公就第。帝謂侍臣曰。我於高頽勝於兒子。自其解落。瞋然忘之。人臣不可以身要君也。頃之。頽國令言頽子表仁。謂頽曰。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頽鞠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頽。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頽初為僕射。其母誠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頽由是常恐禍變。至是。截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於帝曰。揚素麤疎。蘇威怯懦。可付社稷。唯高頽耳。帝初然之。九月。以牛弘為吏及頽得罪。帝深責之。善憂懼而卒。

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獲晤。

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得人為多。冬十月。以突

厥突利為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朔州。

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帝命長孫晟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

晟奏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帝從之。又令趙

仲御屯兵二萬。為啓民防達頭。十二月。突厥弒其都藍可汗。雍虞

閭。帝遣楊素、韓僧壽、史萬歲、姚辯分道擊都藍。未出塞。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

長孫晟曰。今官軍臨境。虜主被弒。乘此招撫。可以降者甚衆。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帝從之。

二十一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

二十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救出之弼復

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大猛嫉妬心大猛自是非人心大猛無上心大猛既而釋之佗曰帝謂侍臣曰弼將伐

陳謂高頴口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後又語頴曰皇太子於已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

圖鎮廣陵又圖荆夏四月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州皆作亂之地也

晉王廣等擊却之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晉王廣

擊之長孫晟毒水上流突厥人畜多死大驚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萬歲出塞與虜遇達頭遣使問隋將誰

候騎報史萬歲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而還六月秦

王俊卒國除俊父疾未能起遣使奉表原謝帝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業作訓垂範汝為吾

孫晟曰今官軍臨境虜主被執乘此招撫可以降者甚衆

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疾遂篤。六月卒。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二子毋皆有罪。不合。久。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帝性節儉。勇嘗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今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佗。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

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

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畏以縵絲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弦。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嘗密命來和遍視諸子。對曰。晉王貴不可言。廣美姿儀。敏慧嚴重。好學能文。敬接朝士。由是聲名藉甚。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鳩毒。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死。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見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

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司馬張衡為廣
 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皇太子
 失愛已久。今德不聞。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
 領。頻有大功。主上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
 然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
 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廣大
 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
 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
 今述與公為歡樂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
 公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
 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
 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哉。今太子失愛於皇
 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
 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大
 山之安矣。約然之。以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
 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阿廢

大孝愛。覲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
 遺素金。使贊帝廢立。勇頗知之。愛懼計無所出。使人造

大孝愛。覲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帝廢立。勇頗知之。憂懼計無所出。使人造諸馱勝。帝又使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織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帝遂踈忌勇。東宮宿衛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廣又令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威告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官事狀以告近臣。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其婦初亡。我疑其遇毒。掌責之。勇對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何必是其體胤。儻其非類。便亂宗祏。我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曼諫曰。廢

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等。后泣曰。公言是也。阿廢

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嘗令師媿卜言凶。詔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於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鍛鍊以威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昊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昊。威又言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官服翫。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為太子之罪。帝及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十月。使人召勇。勇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遂詔元昊。唐令則。鄒文騰等誅戮。有差。移勇於內史省。賞楊素物三

千段。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背。初。雲昭劾父定。與出。人

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蠶手。不宜復留。遂詔元。是唐
令則。鄭文騰等。誅戮有差。移勇於內史省。賞楊素物。二

千段。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
加訓誨。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胷。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
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
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
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
禍。定興以告勇。勇踈政出之。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
以弦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
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
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
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閣內
與勇戲。大笑聲聞於外。行本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為
之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
色曰。至尊令臣輔導殿下。非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
二人已卒。帝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
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
曰。令則身為宮脚。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

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遠治其
 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趣出。至是，帝召東
 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
 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
 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
 惡。曷使陛下擇正人輔之，是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
 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
 悅太子，安得不至於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
 也。因伏地流涕。嗚呼！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
 理。然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
 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
 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
 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
 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
 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殺太平公史萬歲。萬歲伐突厥還，
 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楊素忌之。奏寢其功，會廢太子。萬歲方與將士在朝堂，
 稱冤。帝問萬歲，何素曰：謁東宮矣。帝以萬歲召之。既

微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殺太平公史萬歲。萬歲代。

楊素忌之。奏寢其功。會廢太子。萬歲方與將士在朝堂。稱冤。帝問萬歲何在。素曰。謁東宮矣。帝以為然。召之。既見帝。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令左右擗殺之。既而追之不及。天下共冤惜之。十一

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廣請降章服宮

官不稱臣。許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郭衍為左監門率。亦預奪宗之謀也。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過之不得聞。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彥謙法壽之玄孫也。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果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

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禁毀佛天尊及神像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故有是詔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智積帝之弟子也。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

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

才能以致禍也以王伽為雍令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

榮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繼。固其職也。重勞後

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後與約

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

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

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

辛酉

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至

行次道霸代下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十二分自余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以蘇威為僕射○

二月朔日食○夏五月突厥九萬口來降○六月

遣十六使巡省風俗○廢太學及州縣學改

國子為太學詔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

劉炫上表切諫不聽冬十一月紀南郊初帝受周禪恐民心

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以衛文昇

不可勝計至是郊祀板文備述以報謝云

為遂州總管

山獠作亂。資州刺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遣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帝大悅。故有是命。

以馮盎為漢陽太守

潮成等五

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請京師請討之。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

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二年春二月突厥入寇楊素擊破走之

突厥思力侯斤

等南渡河。大掠落民人畜而去。行軍元帥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落民自是

突厥遠遁。積南無復寇抄。

秋七月以韋雲起為通事舍人

兵部

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侍側。雲起

以日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為陸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

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揚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侍側。雲起

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

然之。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徵蜀會詔。內外官各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王秀還京師 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瓛之討西爨也。帝

命揚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帝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

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自長史元巖卒。秀漸奢僭。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

平。太子恐其為患。陰令揚素求其罪而譖之。帝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

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數建已淹時月。王乃遷延未去。聖上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

使。王何以自明。願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以獨孤藉為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稽至。諷諭久之。乃就路。稽等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稽。覺知。有備。

乃八月皇后獨孤氏崩。后崩。太子對帝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

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命進二溢米。而私取肥肉脯鮮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撲裹而納之。冬十

月。以楊達為納言。閏月。詔修定五禮。詔廢三素羹。感與牛乳

等修葬獻皇后。帝命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帝

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然竟從吉言。吉退。告人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

驗。今卜山陵。命我早立。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然太子得政。隋必亡矣。吾前給云二千

者。三十也。二百者。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

書侍御史柳或名。配懷遠鎮。蜀王秀至長安。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

三十一也。二百者。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

書侍御史柳彧名配懷遠鎮

蜀王秀至長安。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

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秦王廢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合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而及漢王姓名。密埋之華山下。揚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并作檄文。置秀集中。以聞。帝曰。天下寧有是耶。乃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素嘗以少讒。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彧據案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曰。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願

陸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陸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則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帝面諭而罷之。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素兄弟諸父。並為尚書列卿。諸

子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家僮數千。妓妾亦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抗者。獨柳或。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為西寧州刺史。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遠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殘。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

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帝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法平允。毗見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

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帝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
廢法平允。此見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
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今揚素幸遇愈
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
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陸
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撥鑒古
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此
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
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
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寢跡忌
素。乃下教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
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不復通
判省事。出揚約為伊州刺史。於是吏部尚書柳述益用
事。參掌機密。素深惡之。太子嘗問於賀若弼曰。揚素韓
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揚素猛將。非
謀將。韓擒虎。閻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

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交州俚帥作亂。遣總管

劉方討降之。

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楊素薦瓜州刺史劉方有將帥之略。詔以為交州道行

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踰嶺遇

賊。擊破之。進軍臨營。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



三年秋八月。幽州總管燕榮有罪。誅

榮性嚴酷。鞭撻左右。

動至千數。元弘嗣當為幽州長史。懼固辭。帝乃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皆須奏聞。榮怒。遣弘嗣監納倉粟。屬得

一糠一粒。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久之。遂收付獄。絕其糧。其妻詣闕稱冤。帝遣使案驗。

徵還。賜死。以弘嗣代榮。酷又甚之。

九月。置常平官。

龍門王通

獻策不報。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

後還賜死。以弘嗣九月。置常平官。龍門王通。

獻策不報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

累徵不起。揚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養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諧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讓之國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國去媒。讓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胡氏曰。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以為智矣。且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不懼自處之不重。亦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哉。

突厥

啓民可汗歸國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降於啓民。步迦西奔。

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積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館

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秋七月。太子廣弒

帝于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

述。侍部元巖于嶺南。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卧與百僚辭訣。握手歔歔。越四日

崩於太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雖畱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令補用。非享宴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文夫率衣編布。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綾綺金玉之飾焉。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然猜忌苛察。信受

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孫。皆如仇敵。初。文獻皇帝后既崩。帝以陳高宗女為宣華夫人。有寵。及寢。

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初文獻皇后既崩。帝以陳高宗女為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官人誤送。帝所。帝覽而大恚。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牾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教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合。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為鳩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官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明日發喪即位。會揚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

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入百九十萬。然情忌苛察。信受

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眾發山間。遣封
 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除述巖名。徙之嶺南。今蘭陵公
 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表請與述同徙。
 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胡氏曰。隋文疑所不當疑。而加
 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弑殺之禍。亦可為聽
 牝雞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述。元巖親逢事
 會。則當白帝。併召廣素。質問陳夫人。正其罪而廢廣出
 諸外。熟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
 素若不從。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
 出閣為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禍為禍。述巖死有餘
 負。貶許善心為給事中。袁充奏皇帝即位。與堯受
 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
 侍郎許善心。議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字
 文述。素惡善心。諷御史劾之。左遷降品二等。并州總
 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有諒

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
 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

管漢王諒起兵晉陽追揚素擊于虜以歸殺之

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
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曰。以所居天下精兵處
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
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於是繕治器械。招集私人。殆將
數萬。突厥常寇邊。諒禦之不克。將帥多坐除。諒以其
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
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諮議參軍王頴者。僧辯之
子。調儻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
諒所親善。贊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奔曉
星。歷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常理耳。諒
不悅。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
密約。若璽書召汝。敦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則
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誥流
涕諫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
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欲害布衣
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

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頰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揚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頓於霸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為柱國。與紇單貴。王晡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幕羅。詐稱官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鬪。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善拒

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以高賈船得數百

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揚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高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晡以城降。詔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為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毓兄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以敕書喻毓。諒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謀出兵拒之。濤不可。毓追斬之。出皇甫誼與謀。部分未定。諒聞之。還擊毓。誼皆死。諒將募良。攻慈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大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乃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趣黎陽。募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抗有貳心。以李子雄為上

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
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見
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謁子
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并陘西擊諒。李景
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
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
牛驢得數千頭。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
谷間。晡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
鍾葵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柵絕
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
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谷口。使軍司簡留三
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召所
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出
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
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
引還。王頰諫曰。揚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

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
其氣也。願王勿還。素不從。頰其子曰。氣侯不挂。

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
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頽謂其子曰。氣候不佳。
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
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頽自殺。羣臣奏諒當死。帝不
許。除名爲民。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一十餘萬
家。胡氏曰。舉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隋文之崩。中
外異論。諒所被書。不如私約。即可用此。申問大行寢疾
晏駕。不明之故。以十九州附從之衆。用王頽長驅深入
之策。天不共戴。死生以之。豈不忠孝兩得乎。而詭言素
反詐。而無名。是自爲逆也。而可乎。○初。高祖與獨孤后
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弱於
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
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
分據大鎮。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司馬
公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
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隋高祖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

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冬十月。葬

太陵。○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令男子二十

二成丁。○十一月。帝如洛陽。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

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識云。脩治洛陽。還晉家。帝以為然。遂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斬龍門。達上

洛。以置關防。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

上洛。以置關防。陳叔寶卒。贈長城縣公。謚曰煬。以洛陽為東京。○

煬帝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廢諸州

總管府。○立晉王昭為皇太子。○遣劉方擊林

邑。羣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二月。平交州。乃授方權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邑。

總管府○立晉王昭為皇太子○遣劉方擊林

邑羣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邑二月

以揚素為尚書令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綵車馬

於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賜賚有差以素為尚書令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

三月命揚素營東京宮室詔揚素營東京役丁二

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敕將作大匠宇文

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發江嶺之間奇材

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邗

溝置離宮造龍舟詔曰古者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

觀省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丁百萬開通濟渠

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入汴引汴入

泗以達于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濤廣四十步。旁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夏四月。劉

方大破林邑。還卒于師。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

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顛躓。以弩射之。象却走。蹂

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四月。梵志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

十八。皆鑄金為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於道。初。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

素。蘇威素薦綱為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屈辱之。幾死。軍還。威復遣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

事。威劾奏之。下吏免官。屏居於鄩。五月。築紫西苑。苑周二百里。其內為

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

事威効奏之。下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

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

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

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彫落。則翦綵為花葉綴之。沼

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

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秋七月。

女數千騎遊四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廢滕王綸衛王集徙之邊郡。帝待諸王忌薄。多所

者問言。丙及章醮求福。或八月。帝如江都。上幸江都。

告其怨望。呪詛除名徙邊。

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

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

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

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

萬餘人。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舳艫相接

二百餘里。騎兵翔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

厭食。多者一州至百。極水陸珍。契丹寇營州。遣謁
奇。後宮厭。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者韋雲起以突厥兵討平之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

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
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
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
干犯約。斬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
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
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爲
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甚衆。以女子及產畜
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擢爲治書侍御史。
鐵勒叛。西突厥自立爲莫何可汗。初。西突厥阿波
汗所虜。國人立執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
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

之弟。婆娑實特勒。開皇末。俱入朝。留長安。處羅多居烏孫
地。無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

汗所處國人立執素特勤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可汗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可汗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可汗之子是為泥利可汗

之弟婆實持勒開皇末俱入朝留長安處羅多居烏孫
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
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
皆號俟斤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為生無大君長分
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
又忌薛延陀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
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
斤字也啞為小可汗與處羅戰屢敗之莫何勇毅絕倫
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
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二年春正月併省州縣○二月新作輿服儀衛

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為太府少卿使
之營造送江都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
辰皮弁以漆紗為之大抵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
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

賞

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役五十萬人。費以鉅億計。

夏四月。帝還東京。

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

殺。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憤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六月。以

楊素為司徒。○秋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

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字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

賄賂。黜陟任意。胡氏曰。煬帝非能惜名器也。特貪欲忌克。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爾。

當是之時。興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斷惜名器。祇足以失士為他人之資爾。

太子昭卒

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不許。詳請無數。昭體素肥。因致疾。薨。

太子昭卒

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不許拜請無數昭體素肥因致疾薨

帝哭之數聲而止尋

楊素卒

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

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徒素為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

須更活邪八月封孫佺為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

皆昭之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

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

餘里穿三千窖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容八千石

徵天下散樂

初齊高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及高祖受禪牛弘定樂悉放遣之帝以啓

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

當是之時與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斷惜名器祗足以失士為他人之資爾

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京。課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綵為空。帝多製豐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

啓民請襲冠帶。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寧王儼及其弟七人

初。雲定興坐媚事太子勇。

與妻子皆沒官為奴婢。上即位。多所營造。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其事。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述大喜。兄事之。薦使監造兵器。因謂之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請處分。帝然之。乃矯夏殺長寧王儼及其七弟。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

四月詔頒新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

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故頒新律。以寬之。

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網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改州為郡 ○更定官制

改上柱國已下官為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與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為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為十六府。廢伯子男爵。六月詔

為高祖建別廟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

部侍郎許善心等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帝謂

柳詵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帝北乃詔為高祖建別廟。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巡次榆林郡。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

渾高昌皆入貢

卓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過鴈門。太

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

為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啓民驚懼。先遣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欲

令啓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遠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

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後所佩刀。自變庭草。其貴

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笈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為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潭。高昌。並遣使入貢。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發一軍。相去三十里。使填穢鉦鼓千里不絕。定襄太守周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問山川。猝有不虞。難以相救。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陳。四面外拒。六官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壁壘。重設鉤陳。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此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武衛將軍。今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櫜。資。拜不名。位在秋。七月。築守長城。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諸侯王上。城。西。距榆。蘇。東。至。紫。河。

蘇威諫 殺太常卿高頴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

賀若弼 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頴諫不聽。返謂丞

復爾。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頴知中國虛

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文弼私謂頴曰。天元之侈。以

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

所奏。帝以為誅謗。朝政皆殺之。頴有文武大略。明達世

務。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揚素。賀若弼韓 免內史令蕭

擒虎。皆頴所薦。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免內史令蕭
琮僕射蘇威官 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與賀若弼善。
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 八月。帝至金河。幸啓
蘇威以諫築長城。故威亦坐免。 民可汗帳 車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

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

民可汗帳

車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輻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暹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

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

樓檣悉備。胡人驚以為神。帝幸啓民廬帳。啓民捧觴上。

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

頰。額至。屠耆。變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障于臺。皇后亦

幸。義成公主還至太原。營晉陽宮。○宴御史大夫

帳。賜與甚厚。○宴御史大夫

張衡宅 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遂還東都。○以

揚文思為納言。○冬。以裴矩為黃門侍郎。經略

西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

之。矩知帝好遠略。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

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

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三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

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且云以國

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濫汎而越崑崙。易如反掌。况今堯

胡之國。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於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皆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矩智之也。

浙江圖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六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七

起戊辰隋煬帝大業四年
盡丁丑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凡十年

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渠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

北通涿郡丁男以元壽爲內史令○二月西突厥

入貢之。帝遣謁者崔君肅齎詔諭之。度羅甚踴受詔

不肯起君肅謂之曰突厥中分爲二每歲交兵積數十

歲莫能相滅今啓民舉其部落卑躬折節入臣天子欲

借兵大國共滅可汗天子許之師出有日矣願可汗母
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關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
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
汗乃踞慢如是則夫人爲誰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

辰

庭廢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元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得臣使社

殺為墟乎。虜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三月倭國入貢。倭王遣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帝如

五原遂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戴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夏四月營汾陽宮帝無

則考考以繩連機人來觸繩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雖多久而益厭乃齊王長

備貢天下山川之圖以求勝地因營是宮

史柳謩言之有罪除名初元德太子卒齊三昧火嘗為嗣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

諫於暎帝為之妙選僚屬以柳謩之為長史且戒之曰

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暎

寵過日隆驕恣不法昵近小人樂平公主嘗言柳氏女

寵遇日隆。驕恣不法。昵近小人。樂平公主嘗言柳氏女
美。帝久未答。主以進。暕帝復問知之。不悅。暕從幸汾陽
宮。大獵。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
爲暕左右所遏。帝於是發怒。求暕罪。時制縣令無故不
得出境。暕幸伊闕。令皇甫詡攜之至宮。御史韋德裕希
旨劾之。帝令甲士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早
卒。暕與妃姊元氏婦通。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
言當爲皇后。暕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陰挾左
道爲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暕左右數人。賜妃姊死。
王府僚皆斥邊遠。奪之亦坐除名。時趙王杲尚幼。帝謂
侍臣曰。朕惟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之市朝。以明國憲。
暕自是恩寵日衰。不復預政。帝恒令虎賁郎將一人監
其府事。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

置城造屋於萬壽可成。以處突

厥啓民可汗。○秋七月。復築長城。

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

榆谷而東。裴矩以鐵勒擊吐谷渾。大破之。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

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求救。帝遣安德王雄許公宇文述迎之。吐谷渾畏隋兵盛不敢降。詔衆西追述。

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伏允南奔雪山。其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置郡縣鎮戍。

天下輕罪徒居之。九月。徵天下鷹師。至者萬餘人。冬十月。赤

上入貢。赤土。南海中遠國也。帝遣使齎詔賜之。泛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其王居度罽月

窮極珍麗。遣將軍薛世雄擊伊吾。降之。

五年。春。正月。改東京爲東都。○詔均天下田。○

禁民間兵器。鐵。義。搭。鉤。積。刃。之類。皆禁之。三月。帝巡河右。夏。四

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

示民間兵器之類皆禁之三月帝巡河右夏四月

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

西海等郡

三月西巡河右四月出臨津關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至浩亶川吐谷渾可汗

伏允帥眾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等圍之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詔大將軍張定和

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皆為所殺獨衛尉卿劉權出伊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追奔至伏俟城而還初帝嘗謂

給事郎蔡微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傳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將西巡命

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皆以厚利召使入朝至是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

國謁於道左帝復命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車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數千里

帝大悅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末等郡適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并禦吐

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裴矩銀青光祿大夫。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自西京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歲鉅億計。或遇寇鈔。死亡不達。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初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不遣。至是伏允敗走。帝立順為太子。十一月還東都。車駕還。可汗遣之。不果入而還。

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士卒凍死者大半。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以裴蘊為御史大夫。籍多脫漏戶口。詐注老幼。

奏令親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口六十四萬。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

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鉅成其罪。所欲宥者則輕重皆由其口。人

四萬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

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輕重皆由其口人

不能詰突厥啓民可汗死立其子咄士只為始畢可

汗始畢表請尚公殺司隸大夫薛道衡道衡學有威名

自番州刺史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將罪之司隸刺史房彥謙勸以杜絕賓客

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日向使高頴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

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寃之

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

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諸蕃來朝陳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庚午

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

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

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

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飽而散。不

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

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

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帝稱

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

成筭。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及大

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

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

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為也。帝

臨朝。疑重。發言可觀。而內存聲色。日於苑中。林亭盛陳

酒饌。敕燕王俠。與梁公蕭鉅。千牛左右宇文融。及高祖

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

席。略相連接。酒酣。殺亂。靡所不至。楊氏婦女之美者。皆

不與。帝出。入不復。明禁。妃嬪公主。皆不與。帝亦不

酒饌。敕燕王使與梁公蕭鈺。千牛左右宇文昂。及高祖

席略相連接。酒酣。殺亂靡所不至。楊氏婦女之美者。往

之罪。遣兵攻流求。殺其王。虜其眾以歸。帝遣使招撫流

求。不從。遣虎賁郎將陳陵發兵泛海。擊之。斬其王。渴刺兜。虜其民而還。詔自今非有功

者。不賜爵。詔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實。相乖。自今惟有

五等爵。非有以散樂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

授。樂工至三萬餘人。三月。帝如江都。除榆林太守張衡

名。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初。帝營汾陽宮。令張衡

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願稍加抑損。帝意不平。謂侍臣

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前幸涿郡

父老謁見衣冠不整。衡為憲司不能舉正之罪。出為榆林太守。久之。敕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素之子也。使至江都。衡謂之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為民。以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譎詐。有口辯。頗涉書傳。好兵法。習律令。帝數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雕飾之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冬。十二

月。文安侯牛弘卒

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

弟弼。醢酒。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也。

詔百官戎服從駕

帝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旅間不便。詔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

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晉吏以黃微高麗王元入朝。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詔百官戎服從駕帝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旅

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徵高麗王元入朝

不至帝之幸啓民悵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

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

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言令使者

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使者立斬

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于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

徵天下兵會涿郡帝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

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凍餒疲頓死者什一二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

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

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山東河南大水。漂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三十餘郡。冬十月。底柱崩。偃河逆流。

西突厥酋長射匱。

逐覲羅可汗。覲羅來朝。

初。帝西巡。遣使召西突厥。覲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

斗。拔谷不至。帝大怒。會其酋長射匱。遣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覲羅不朝。恃彊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

易制也。射匱者。達頭之孫。世為可汗。今以失職。附屬覲羅。若厚其禮。拜以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矣。帝然之。因

召其使者諭之。令誅覲羅。然後為婚。射匱大喜。與兵襲覲羅。覲羅大敗。將數千騎東走高昌。帝遣裴矩與向氏

馳至玉門關。諭覲羅入朝。十二月。至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覲羅終有怏怏之色。

王薄。張金

稱高士。連實。建德等兵起。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東置府。命裴馬以供

至王門關。俞爽羅入朝。十二月。至歸。王薄。張金。

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

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

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

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糶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

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

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始相聚為

羣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

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

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于。負海帶河。地形

深阻。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喜俠。食客

常數百人。遠近多往依之。有眾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

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

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

辭以家為水源。妻子餓死。縣令怒笞之。安祖殺令。亡抵

建德。建德謂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眾。以伐

高麗尚為所敗。今水潦為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麗。治中為羣盜。時鄒人張金稱聚眾河曲。衛人高士達聚眾於清河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頃之。安祖為金稱所殺。其眾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眾名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敕都尉鷹揚與郡縣追捕。然莫能禁。

八年春正月。分西突厥為三部。

帝分西突厥為三部。使處羅之弟闕達

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會寧。特敕大柰別將餘眾居道樓煩。處羅將五百騎常從巡幸。賜號曷婁那可汗。

士潘誕伏誅

誕自言三百歲。為帝合鍊金丹。帝為之。所費巨萬。誕云金丹應用石。

士潘誕伏誅

誕自言三百歲為帝合鍊金丹帝為之

膽石髓發工鑿石深百尺者數十處不得乃言若得童

遣諸軍分道擊高麗

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

當我一郡今朕以此眾伐之卿以為克不對曰伐之可

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

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詔左十二軍出饒方樂浪

凡一百一十三萬人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

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纓旛

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

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會寧特敕大奈別將餘眾居道

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日遣一軍相
去四十里連營漸進御營六軍後發首尾亘千餘里近
古出師之威未之有也內史令元壽詩卒○三月左候衛大將軍

段文振卒于師

文振嘗上表曰陛下寵待突厥太厚

而貪異日必為國患宜以時諭遣谷出塞外然後明設
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兵曹郎斛
斯政以器幹有寵帝使專掌兵事文振屢言政險薄不
可委以機要不從及征高麗為左候衛大將軍出南
道道病上表曰陛下以遼東未服親降六師夷狄多詐
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母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
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必
城勢必可拔如不時定脫遇秋霖兵糧必竭強敵在前
棘鞬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及卒帝甚惜之諸軍度遼水擊敗高麗兵

上策也。及卒。帝甚惜之。非諸軍度遼水擊敗高麗兵。

遂圍遼東

師進至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隋軍不得

於西岸。成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鐵杖

躍而登岸。與鐵士雄。孟又等。皆戰死。何稠接橋。二日而

成。諸軍繼進。大戰。高麗兵敗。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

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

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命尚書衛文昇。撫其民。給復十年。

建置郡縣。夏五月。納言楊達卒。○六月。帝至遼東。攻

城不克。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諸將或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闖。立

一身之名。以邀勲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為三

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

至是。遼東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

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中輒請降。諸將不敢

赴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
三。帝終不悟。既而城久不下。帝幸遼東城南。召諸將責
之曰。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將軍來護
郡。因留止城西。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

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舻數
百里。淳海先進。入自溟水。

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
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俱進。護兒不聽。

直造城下。高麗伏兵郭內。出兵與戰。而偽敗。護兒逐之
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發大敗。而還。高麗追至船

所。周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秋七月。將軍宇文述等九軍大敗

於薩水而還。將軍宇文述。于仲文。辛世雄。衛文昇等
九人。分出諸道。會於鴨綠水西。兵自瀘

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衣資。戎具火幕。人
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

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
乙支文德。請其營許。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

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
乙支文德。請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
若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至是仲文將執文德。慰撫
使劉士龍固止之。遂聽其還。既而悔之。遣人召之。不至。
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述固止之。仲文
怒曰。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
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
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
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
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
使詐降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
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度難猝技。遂還至薩水。
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辛世雄戰死。諸軍俱潰。將士奔
還。一日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王仁恭爲殿。擊高
麗却之。來護兒亦引兵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
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

械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而還。是行也。惟於遼。九月。帝水西。拔高麗。武屬。遷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

還東都。慰撫使劉士龍伏誅。諸將皆除名。述素

有寵。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諸將皆委罪於

于仲文。帝獨繫之。仲文憂恚病卒。山東大旱。○殺張衡。衡既放廢。帝每令親

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文活。監刑者塞耳。

促令殺之。斬

九年春正月。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

○靈武白瑜娑兵起。賊帥白瑜娑劫牧馬。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賊。

命代王侑留守西京。以刑部尚書二月復宇文

○靈武白瑜漢兵起
賊帥白瑜發劫牧馬連突厥

命代王侑留守西京

以刑部尚書

二月復宇文

述官爵

詔曰兵糧不繼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罪也宜復其官爵尋加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

濟陰孟海公起兵據周橋

海公衆至數萬見人

帝

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帝議復伐高麗光祿

大夫郭榮諫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而行命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侗守

東齊郡丞張須陁擊王薄等破之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

護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標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

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唯齊郡丞張須陁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

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丘。
 須陁帥步騎二萬擊之，賊眾大敗。帥裴長才等衆二
 萬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帥五騎與賊競赴之。圍
 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
 督衆擊之，敗走。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
 陁謂官屬曰：「賊恃其彊，謂我不能救。吾今遠行，破之必
 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
 須陁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
 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承之，揭以略陳。賊徒愕眙，莫
 敢近。須陁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須陁歎賞，引置左右。
 每戰，須陁先登，士信爲副。夏四月，帝度遼水，遣諸將擊高麗。
 車駕度遼，遣宇文述與楊義臣趣平壤。王仁恭出扶餘
 道，進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
 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
 樓、置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

二十餘日不拔。六月，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

二十餘日不拔。六月，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

都。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

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

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

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

與語大悅，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為深

交。時或侮之，密曰：「若決機而陳之，間喑鳴，咄嗟使敵人

震攝，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公不如密，豈

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素

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及素卒，謂近臣曰：

「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

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

恩，願為將領。帝喜，寵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玄感於

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

謀故為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郎將玄縱萬石並從幸
 遼東玄感潛召之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為人所執斬於
 涿郡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
 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玄感入黎
 陽大索男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
 倉所以懷義為衛州刺史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主
 簿唐律為懷州刺史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
 獨夫肆雲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
 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
 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
 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
 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玄感選運
 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萬稍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
 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
 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踊躍
 稱萬歲乃勸兵部分唐律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召

李密及弟玄瑒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
 在密州首萬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關

李密及弟玄珽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祿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餘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祿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勸兵爲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逾邙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掛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

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
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玄挺
不追弘策退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
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太陽門弘策將
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於玄感玄感每誓衆曰我身
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願滅
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
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為
玄感所獲使掌文翰為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欲廢
昏立明子蓋新自外藩入為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
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弘策失利更使出戰不肯行
子蓋斬以徇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上玄感
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
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弔等四
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清要重任委之收兵得
五萬餘人遣世弔圍滎陽顧覺取虎牢以為鄭州刺史

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塚焚其

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清要重任委之。收兵得
五萬餘人。遣世芳圍榮陽。顧覺取虎牢。以爲鄭州。刺史

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塚。焚其
骸骨。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玄感屢破之。玄感

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爲之死。由是
每戰多捷。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乃更進

屯卽山之陽。與玄感決戰。會楊
帝引軍還。遣宇文述

來護兒等擊楊玄感。遼東城久
援。帝遣造布囊

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
射城內。會揚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蘇威入帳中。謂曰。

此見聰明得無爲憲感曰。玄感窟踈。必無所慮。但恐因
此寢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

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通謀。內不自安。亡奔高麗。
帝夜召諸將。使引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

高麗覺之。然疑其詐。經二日乃出兵追躡。而不敵。帝
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宇文述。歷突

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擅還。護兒屬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廼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救護見救。東都見弘整甚悅。先是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從軍自効。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

在所。子雄被使者逃奔玄感。秋七月。餘杭劉元進兵起。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

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為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

楊玄感引兵趣潼關。八月。

宇文述等追之。玄感敗死。楊玄感得幸福嗣。委以

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元非

宇文述等追之。玄感敗死。楊玄感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

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聽之。必為所誤。請斬之。玄感不聽。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乃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為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子雄曰。援軍益至。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關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玄感引兵西趨潼關。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官太守蔡三智積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

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

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

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

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

攻之。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闕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

見。屈突通等軍追及之。玄感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

一日三敗。乃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自度不免。謂積善曰。

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所殺之。因自刺。不

以唐公李淵為弘化留守

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政

之親也。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為留守。淵御

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議忌之。

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

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

因縱酒納。吳郡朱燮。晉陵管崇。兵起。燮涉獵經史。頗知兵法。為

因縱酒納... 吳郡朱熾... 晉自陵管... 兵起... 變少... 願知... 兵法... 為

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志氣。侗儻。隱居常熟。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

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以備南賊。崇遣將陸顛。襲破其營。收其器械軍資。衆至十萬。殺楊玄

感黨與三萬餘人。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

推玄感黨與。謂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

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由是所

殺三萬餘人。枉死者大半。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

百姓。凡受未者。皆阮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王

曹。坐徙。遣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

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曹死。帝誦其佳句

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

天下之士。常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

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謂秘書郎虞世

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

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久。十月。遣將

軍吐萬緒擊劉元進。劉元進將度江。會楊玄感敗。朱熨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為

主。據兵郡稱天子。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

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吐萬緒光祿大

將軍馮孝慈擊張金稱。敗死。十一月。將軍馮孝慈擊張金稱。敗死。○

十二月。內史舍人韋福嗣等伏誅。楊玄感之西

詣東都歸首。樊子蓋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

積善主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仲伯等竊謀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

公。幸用相。其餘即皆報德。使者許諾。防禁漸弛。密請

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墻而逸。密呼福嗣。福嗣曰。我

公幸用相。每宴飲，即皆報德。使者不許諾。防禁新起。密請

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墻而逸。密呼福嗣。福嗣曰。我

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

收付大理。宇文述請為重法。以肅將來。十二月。就野外

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使九品以上持兵斫射。支體糜碎。

積善福嗣。唐縣扶風妖人作亂。討平之。○吐萬

仍加車裂。緒擊劉元進破之。管崇敗死。詔徵緒還。遣王世

充代將。元進朱燮皆敗死。劉元進攻丹楊。吐萬緒

拒緒。相持百餘日。元進兵潰。夜遁保壘。與朱燮管崇等

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斬崇。然百姓從亂者

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

待來春。帝不悅。魚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潛迎諸子

於洛。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俱羅坐斬。後

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

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莫敢死。餘
 衆降散。世充召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為誓。約降
 者不殺。散者聞之。歸首略盡。世充悉院之。死者三萬餘
 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
 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又詔凡為盜者。籍沒其家。時
 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

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柘
 為刎頸交。俱亡命為羣盜。伏

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為帥。
 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為盜。伏威使公柘謂之曰。我與君
 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為一
 則可以敵隋矣。君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
 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衆降之。伏威轉
 掠淮南。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討之。伏威與戰。陽敗。引
 顯衆入葭葦中。因從上
 風縱火。顯衆皆燒死。

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

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

秋七月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

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

敢言者遂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三月帝發高陽士卒
在道亡者相繼至臨渝官禡祭斬叛軍者以鼙鼓亦不
能止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
至卑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
王元懼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
兒還護兒集眾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勞而無功吾竊
耻之今高麗實困以此眾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
圍平壤取高麗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答表請行長史崔
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吾在闕外事當專決寧得高麗
還而獲護捨此成功所不能也君肅告眾曰若違詔言
必當獲罪諸將懼俱請還護兒乃奉詔八月帝班師
鄆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

上廐馬四十匹而去。冬十月，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

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

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殺斛斯十一月，祀。改烹其肉，使百官聚之。倭者或敢之，至飽。

南郊大風。有事于南郊，帝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一獻禮畢，御馬疾驟而

歸。胡氏曰：董子有言，自非大無道之君，天必扶持而安。全之。故時出災異以警戒之。至于再至于三，而猶不悛。

然後改命有德。若隋煬十有四年之間，無復災異之變。蓋其奪宗為儲，是日四海地震。天既以告文帝而不知。

戒焉，則亦已矣。天意若曰：罪惡如煬者，非所告也。中間山東河南大水，底柱偃河，逆流。則是徵兵遠伐，山東盜

起，人心愁怨，侵迫陰陽之應爾。或曰：使煬而知懼，罷兵修政，可有瘳乎？曰：罪有輕重，惡有大小。惡輕罪小，悔而

改往。聖人所許也。五刑之屬三千，而無弑父之條。是不

修人... 可... 怨... 侵... 迫... 陰... 陽... 之... 應... 爾... 或... 曰... 使... 湯... 而... 知... 懼... 罷... 兵... 而... 輕... 罪... 小... 悔... 而...

改往。聖人所許也。五刑之屬三千。而無弑父之條。是不
孝。不足以盡之。而湯也。犯馬。縱使息。役罷兵。省德。修政。
是一杯水。不足以救一車薪之火。亦無全而歸之之理。
矣。至是郊而大風。正與慕容超同符。蓋天動威以絕之。

也。離石胡劉苗王兵起。眾至。汲郡王德仁起兵。

據林慮山。擁眾。十二月。帝如東都。殺太史令庾

質。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
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

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帝不齊郡孟讓兵掠野
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殺之。

胎。王世充擊破之。眾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為固。江

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柵塞險要。羸形示弱。民間亦皆
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眾漸餒。乃留兵圍柵。分人於南

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以張須陀為河南討捕大

使齊郡賊帥左孝友眾十萬屯躡狗山張須陀列道

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眾十餘

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

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眾來追若以千人襲其營可

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眾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

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葦葦

中明月悉眾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

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

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

大破之明月以數百

為遁去所俘斬無筭

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

帝好讀書著述

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

十一年。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帝好讀書。著述。

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

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蒲博。鷹狗。皆為新書。無

不精洽。共成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

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三

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置西京東都官省官府。二月。詔村塢皆

築城。○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

天王。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殺郟公李渾。夷其族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公李穆

薨。孫筠襲爵。叔父渾。忿其吝嗇。使兄子善衡殺之。而謂

妻兄宇文述曰。若得紹封。當歲奉國賦之半。述為之言

得為嗣。二歲後。述不復以國賦與述。述大恨之。至是。累

官大將軍。改封郟公。帝以其門族彊盛。忌之。會有方士

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李姓。渾從子將作監。無小

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棄

與潭。及善衡。屏人私語。述請之於帝。遣郎將裴仁基。表

告潭反。帝收潭等。遣裴蘊等雜治之。數日不得反狀。帝

更遣述。述誘教敏妻為表。誣告潭謀。因度遠。與子弟莫

御營。立敏為天子。持入奏之。殺潭。敏孔雀集朝堂。百

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敏妻亦鳩死。孔雀集朝堂。百

官稱賀。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

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拜夏四月。帝如汾陽宮。

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

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以淵承制黜陟。討

門。擊賊帥母。捕羣盜。淵行至龍

端兒。破之。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入

寇。帝入鴈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初。裴矩以突

南。眾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

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謝。怨突厥之臣。史蜀

寇帝入鴈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

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

部眾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矩詐與為互市誘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為斬之始畢由是不朝八月帝巡北邊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突厥圍鴈門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盡克之唯鴈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潰圍而出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徵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控精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為勲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為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又何損又

發明詔諭將士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
 為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以是勸帝。帝從之。帝
 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存行陳。勿憂
 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勲勞。乃下令守城有功
 者。無官直除六品。有官以次增益。於是衆皆踴躍。晝夜
 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綱之子世民年
 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
 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
 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
 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
 畢云。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
 圍去。帝遣騎追躡得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帝還東都

車駕還至太原。蘇威曰。今盜賊不息。士
 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固根本。為

冬十月

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向
 東。帝從之。既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

猶大有人在。意謂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蘇威追論
 始畢。宜加慰勸。樊子蓋固請以為不直。失言。帝曰。

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于多在東都顧所待衛謂侍臣曰

猶大有人在。意謂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蘇威追論

公欲收物情邪。子蓋懼不敢對。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

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奮武。宣惠綏德。懷仁

秉義奉誠。立信等尉。將士守鴈門者萬七千人。至是得

勳者纔千五百人。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先無戎秩

者止得立信尉。無勳者四戰進一階。又議伐高麗。由是

將士憤怨。初蕭瑀以外戚有才行。得掌機要。瑀性剛鯁

數言事悖。帝漸疎之。及鴈門圍解。帝謂羣臣曰。突厥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

子通有勇力。先後長白山賊。即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

詔江都更造龍舟

更造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楊玄感之亂。龍舟皆焚。詔江都

子崇從。至汾陽。知突厥必為寇。屢請早還。不納。至是怒

之曰。子崇怯懦。驚動衆心。不可居爪牙官。皆出為郡守。

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衆萬人。才相忌之。

子通引去。度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爲假

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闕稜爲之冠。旣而子

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創。雄誕負之以逃。收散

兵。復振將軍來。整又擊子通。破之。子通城父朱粲兵

帥其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子通

起。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及山南

郡縣。所過無遺。十二月。李淵擊敬盤陀等。降之。詔樊

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自汾北村塢盡焚之。

賊有降者。皆阮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以李淵代

之。有降者。淵引置左

右。由是賊衆多降

十二年

太平元年

春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

諸起兵者

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作毗陵

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分作毗陵

諸起兵者

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分作毗陵

諸起兵者

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十二年
太平元年
春正月
分遣使者發兵擊

諸起兵者

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作毗陵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作毗陵

宮

詔毗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園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

過之

三月宴羣臣於西苑

苑上已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采古水

事七十二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能成音曲

張金稱擊破平恩等

郡

金稱比諸賊尤殘

夏四月大業殿火

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

起驚走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魏刀兒

魏刀兒

將甄翟兒攻太原將軍潘長文戰死○五月朔

日食既○除納言蘇威名

帝問侍臣盜賊始何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納

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徃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此見奏賊皆不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皆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蜀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饈。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燕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表。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卒多矣。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行本奏威昔與選濫授人官，案驗獄成，詔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蘊慮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遂拜其子孫皆除名。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

崔民象。王愛仁。江都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

崔民象王愛仁

江都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

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

庶。帝大怒。以屬吏旬日出之。朝臣皆不欲行。無敢諫者

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

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民部尚書

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

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

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

夫陳稜擊李子通等敗之

時李子通竄海陵。左才

日。卿是書生。定猶怯。敕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

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

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遣光祿大

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遣光祿大

合衆各數萬。帝遣後將宿衛。冬十月。許公宇文述

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

之。既而釋之。賜述為奴。述卒。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翟讓李密起

兵攻滎陽。張須陀擊之。敗死。李密之亡也。往往依郝

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

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華丘令丘君明。君明轉寄

於遼。俠王秀才家。為君明從。姓懷義。所告帝。帝令懷義與

梁郡通守楊汪捕之。汪遣兵圍秀才宅。偵密出外。獲免。

韋城。翟讓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

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

驚喜。叩頭。君漢即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

則幸矣。奈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

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

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勉。勿憂吾也。讓遂上命於天子。

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柰何反效兒女子
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
崗。為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
狐徐世勳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勳皆為
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
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眾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
豐給。附者益眾。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
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眾為盜。李密自
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又
之。稍以為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
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
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
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
為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
於突厥。方且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
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

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偷生草間，君言非所及也。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謂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為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遂與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為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預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言無不用，密深結之，使託術數以說讓。讓果以密言問之，對曰：吉不可言。然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然之。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讓

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禽也。分兵千餘人，火

尋數為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須陀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勳、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詔以裴仁基代領其眾，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須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然麾下多為讓士卒所陵辱，亦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乃帥輜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之，復引兵從密。

稱楚帝據江南

鄆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

十二月鄆陽林士弘

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殺之。士弘代統其眾，與子翊戰，殺子翊。兵遂大振，至十餘萬人。自稱皇帝，國號

楚建元太平。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

以李淵為太

原留守。擊甄翟兒。破之。

詔以李淵為太原留守。以郎將王威。高君雅為之副。

將兵討甄翟兒。遇於雀鼠谷。淵眾纒數千。賊圍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眾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

破蔡王智積卒。

帝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

保首領沒於地矣。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遠。斬之。

竇建德收其眾。取饒陽。詔罷義臣兵。

羣盜寇掠河北。屠陷

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唯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至是太

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

據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誓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且來。我當必戰。金稱

侯揚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勸兵

探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即入擊其累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為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畧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輔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願為前驅。自效。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眾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

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募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閭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帝至江都。淮郡官謁見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帝至江都。見

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起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道元。皆。

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帝至江都帝至江都准郡官謁見

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

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剥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民始采樹皮葉

或擣藁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倉猶充物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

是益有寵由遣江都通守王世充擊河間格謙斬

之謙黨高開道收其眾掠燕地謙擁眾十餘萬據

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高豆于鹵自稱燕王虎賁郎將羅藝起

開道收餘眾寇掠燕地軍勢復振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積於涿郡又臨兵涿郡朔官多珍寶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不能拒

唯虎賁郎將羅藝獨出戰前後破賊甚眾將作亂先宣言以激其眾曰吾輩討賊數有功城中倉庫山積制在

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濟貧乏。將何以勸將士。眾皆憤怨。軍還。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廩以振貧乏。境內咸悅。殺渤海太守唐禕等數人。柳城懷遠並歸之。藝自稱幽州總管。改柳城郡為營州。以詔李淵擊突厥。突厥數寇北邊。李淵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不滿五千。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

十三年

恭帝 有義寧元年 **長樂王** 竇建德 丁丑元 **王** 梁
 公李密元 **定楊** 可汗劉武周 天興元 **王** 梁

師都永隆元 **秦** 主薛舉 秦興元 **梁** 王
 蕭銑 鳴鳳元 ○ **是歲并楚凡八國**

春正月 陳稜討

杜伏威敗績 伏威遂據歷陽

稜討杜伏威 伏威帥眾拒之 稜閉壁

不戰。伏威遣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媼。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乘勝破高郵。引兵虞。稜易。自

杜伏威敗績伏威遂據歷陽

杜伏威敗績伏威遂據歷陽

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

祐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

有攻戰。令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

所向無敵。竇建德稱長樂王。魯郡徐圓朗兵起。朗

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盧明月掠河南。遣

王世充擊李勣之。明月轉掠河南。至于淮北。衆號四

大破之。新明。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梁

師都各據郡起兵。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賞賂。不能

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為

鷹揚府校尉。仁恭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閣下。武周與

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僮

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卹。豈為民父母之意乎。衆皆

憤怒。武周稱疾卧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推牛漿酒。因大

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

之。豪傑皆許諾。武周入謁仁恭。其黨隨入。斬仁恭。持其

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飢民。馳檄境內。

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附于突厥。師都亦殺郡丞。據郡附。

突厥。翟讓。李密據興洛倉。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

魏公。略取河南諸郡。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越王冲幼。政令不一。士民離

心。段達。元文都。閻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

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東都

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備。馳告江都。密曰。事勢如

此。不可不發。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行

掩襲。彼未能救。取之如拾遺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

此不可不發。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行。

掩襲彼未能救。取之如拾遺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
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
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
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成哉。
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於是
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襲興洛倉。開倉恣民所取。
若弱襁負相屬。時德獻以尉氏應密。祖君彥往歸之。君
彥。斑之子也。博學強記。文辭瞻敏。薛道衡嘗薦之於高
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帝即
位。尤疾其名。調宿城令。君彥恒鬱鬱思亂。密得之。喜。引
為上客。越王侗遣郎將劉長恭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
而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時
東都人皆以密為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
鮮華。旗鼓甚盛。陳於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
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
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

兵大敗。死者什五六。密讓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為主。號魏公。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拜讓司徒。單雄信。徐世勳。為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邵元真。為長史。祖君彥為記室。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悉拜官爵。使各領其眾。置百營簿以領之。眾至數十萬。乃廣築洛口城。周四十里而居之。遣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為

定楊可汗。取樓煩。定襄。鴈門。諸郡。

武周襲破樓煩郡。遣

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武周即皇帝位。改元。以衛士楊伏念為左僕射。妹婿苑君璋為內史。令引兵圍鴈門。郡丞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且暮向詔。敕率俯伏流

涕。悲動左右。百餘日。食盡。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

涕。悲動左右。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

等郡。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

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遂即

皇帝位。國號梁。始畢遺以狼頭纛。號為大度毗伽。流人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

郭子和起兵榆林。突厥以為屋利設。

朔衛郭子和坐事徒

榆林。會郡中大飢。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執郡丞。數

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有二千餘騎。

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揚天子。梁

師都為解事天子。子和為平揚天子。子和固辭不取。當

乃更以為。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

屋利設。

稱西秦霸王。

舉驍勇絕倫。家貲巨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為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

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開倉振施。自稱西秦霸王。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暉帥眾歸之。選精銳克抱罕。岷山羌酋鍾利俗擁眾二萬歸之。舉兵大振。以仁杲為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少子仁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羅暉為興王。以副仁杲。未幾盡得隴西之地。河南討捕使裴仁基以虎牢降李

密。密攻東都。入其郭。李密以孟讓為總管。使夜帥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於是

東都居民悉遷入宮城。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頊。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為護軍。頊為右長史。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恐獲罪。李密使人說之。賈閏甫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柶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

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為參軍。使之復命。仁基還也。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二基知之。遂殺懷靜。

使人說之。賈閔南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陸
蕭曰。蕭君如栖上。雖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刃耳。仁基

從之。遣閔南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閔南為參軍。使之復
命。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
靜。帥其眾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為上柱國。仁基子行
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為上柱國。密得秦叔寶及程咬金
皆以為驍騎。咬金後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眾
歸密。密署為總管。使各統所部。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
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
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眾屯回洛倉。攻偃師。金墉
皆不克。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然布以
饗。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屯豐都市。上春
門北。中。山為九營。以備密。汝陰淮陽降密。密復據回洛
倉。段達等出兵拒之。敗走。密遂移檄郡縣。數帝十罪。且
曰。蓋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
彥之辭也。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都。奏曰。
李密圍逼東都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
者。東都決沒。因敲鼓鳴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

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鬻官賣獄。其門如市。朝野共疾怨之。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開吏務。密為指畫。諸順帝意。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多峻。深詆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為也。

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初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

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德。與右勳侍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亦亡命太原。素與世民有隙。世民加意待之。琮意乃安。晉陽官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静。相與同宿。見城上

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難。何以自存。文静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静見李世民而與

乃安晉陽官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意待之

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難何以自存文靜笑曰
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
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
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
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
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
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
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
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
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
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遇半年帝業成矣
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
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
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
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款狎世民
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若雅將

兵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
人說淵曰。今王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
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
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
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
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
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
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
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
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
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
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
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覺。并
誅耳。眾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
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請江
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

且晉陽士馬精彊。官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
並起。公若鼓行而西。無不有之。如深囊中。奈何。

且晉陽士馬精彊。官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
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柰何
受軍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
使馳驛赦淵及仁恭。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
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
誰乎。司馬許世緒。司鎧武士護。前勲衛唐憲。憲弟倫。皆
勸淵舉兵。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
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且公為官監。而以
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
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
十已上。為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怵怵。思亂者衆。及劉武
周據汾陽。官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
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
據汾陽。官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
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
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懸柱之兵。

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護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護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且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於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東都遣兵擊李密。大破之。密退屯洛口。帝

將軍龐玉。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昔不若

將軍龐玉。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之無及。密曰。此誠上策。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我兵皆山東人。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僕請問行觀。置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會密為流矢所中。卧營中。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與戰。大破之。密乃棄回洛奔洛口。孝和衆散。輕騎歸密。密以鄭頊。鄭乾象為左右司馬。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李建成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送長安。殺之。六月。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静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書。早辭厚禮。遣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處與

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懷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告突厥。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

丞高德儒。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時軍士新集。成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

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兵民皆悅。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

正爲謀安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殺一人。秋毫無犯。各慰

城下郡丞高德儒開城拒守。攻拔之。就德儒至軍門。世
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鷲。以欺人。至取高官。吾與義兵。

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殺一人。秋毫無犯。各慰
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
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李淵自稱大將軍。開

府置官屬

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
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

為大將軍。淵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溫大雅
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護為鎧曹。劉

政會及崔善為。張道源為戶曹。姜暮為司功。參軍殷開
山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王長諧。姜寶誼。陽

屯。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以世子建成為
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二統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右

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
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
李密復取回洛

倉李密復帥眾向東都。大戰于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
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突厥遣使至太原。李淵遣劉文靜報之。突厥遣

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

淵拜受書。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

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

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爾當為汝賞之。不

足為汝費也。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

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

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

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秋七月。

李淵引兵至霍邑。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將軍

屈突通將兵拒之。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

晉陽宮。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眾

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

眾以從。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贖貧乏。民年七十以上。

皆除散官。其餘豪傑。隨才授任。一日除千餘人。至賈胡

衆以從。論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其。上。

皆除散官。其餘豪傑。隨才授任。一日除千餘人。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備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劉文静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從右擊。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早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

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
 還。裴寂等亦以為隋兵尚彊。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
 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密曰。今
 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德倉
 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
 速利大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
 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
 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
 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
 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
 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
 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
 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
 皆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
 既而太原運糧亦至。胡氏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
 矣。場皆有之。而紂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

矣。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
 功。亦無愧於自毫之載。世民不必用官人私恃以知成

矣。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毫之載。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為敕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義聲既震。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揚土。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静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武威司馬李軌

起兵河西自稱涼王

軌家富任使。薛舉起兵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贊、安

備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為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為然。欲推一人為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

乃天命也。遂相與拜執，奉以為主。執乃令脩仁，集諸胡，自結民間豪傑，共起兵。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關謹等。人取盡殺，隋官分其家貲。執曰：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乃止。薛舉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執。與執將李贄戰於昌松。仲興舉兵敗沒。執欲縱遣之。贄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阮之執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為我有。若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抱罕皆克之。盡有河西。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

薛舉稱帝，立仁果為太子。遣仁果將兵取天水，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其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

守薛世雄擊李密竇建德襲破之遂圍河間

詔派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節度新過盜賊更未剪世雄行至河

守薛世雄擊李守密。寶建德龍襲破之。遂圍河間。

詔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節度。所過盜賊隨便誅剪。世雄行至河

間。軍於七里井。寶建德士眾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于航。世雄以為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

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眾續發。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

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咫尺不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士卒大亂。世雄

遁歸涿郡。慙恚發病。八月。李淵與宋老生戰。斬之。卒。建德遂圍河間。

遂取霍邑。八月。雨霽。李淵起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

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

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段

開山趨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壑。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勲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勲。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大濫。淵曰：隋氏吝惜勲賞。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

李淵克臨汾絳郡。劉文静以突厥兵至。遂下韓

城。李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静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

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

晉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

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

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

戶曹任瓌說淵口。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

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

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

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

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

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

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

明其眾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

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

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

江都婦女配將士

驥果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

久。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悉召江

都境內寡婦女集官下。恣將士所取。

武陽郡降李

密

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密以為上柱國。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為啓謝密。且請改武陽為魏州。又

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召徵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

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寶藏鄉長魏德深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

端。民不堪命。唯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

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督責。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脩營。惟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竭心。常為

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

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

更得黎陽倉。大軍事濟。兵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入濟河。

者曰數萬人。徐世勳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

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勳帥麾下五千入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洩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胡氏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或寄於盜賊。洪客魏徵皆優。洪客冠中。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顧人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豈洪客未知晉陽興師。或無路以自達。而於密發之邪。以此一言觀之。其會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豈其不及唐室之興而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其可謂高士矣。

馮翊太守

蕭造降於李淵。淵留兵圍河東。自引軍西。

時河東未

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擣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脩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靳孝謨以蒲津中潭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

王世充救東都合擊

李密於洛口

王世充等帥所領會東都。越王侗使劉長恭。龐玉等帥兵與世充等合擊李密。

於洛口。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爲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

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日。公家歷事先朝。...

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

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關。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罔羅。

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莽卓。數玄。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

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丘。為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至

營門。翟讓殺之。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罵密極口。密怒攻之。不能克。時密眾數十萬。季

珣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自三月至于

是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殺之。李淵濟河。遣建成守

潼關。世民徇渭北。李淵帥諸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

王長諧等諸軍屯水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

竇軌等受其節度。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慰撫

使數關山等受其節度。冠氏長子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志寧師古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乃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屈突通署郎將。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為劉文靜所逼。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

通段綸各起兵以應李淵關中羣盜悉降於淵

柴紹之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弟遠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為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眾。淵從弟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有眾數萬。劫李綱為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眾踰一萬。以令狐德蔡為記室。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

善志。兵師利等皆帥眾從之。徇藍屋。武功始平。皆下之。

善志。丘師利等皆帥眾從之。徇藍屋。武功始平。皆下之。眾至七萬。左親衛段綸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各遣使迎淵。淵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關中羣盜皆請降。淵以書慰勞。使受世民節度。冬十

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

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

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如永豐倉。勞

軍。聚飢民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

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看記

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淵命劉弘

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眾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

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軍令

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命建成選

倉上精兵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

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
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
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蓋蕭銑起
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

兵巴陵自稱梁王

巴陵校尉董景珩。雷世猛。旅帥鄭文秀。徐德基。張繡等。謀據郡叛隋。

推景珩為主。景珩曰。吾素寒賤。不為眾所服。羅川令蕭

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眾望。乃遣使報銑。

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巖之孫也。會穎

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眾曰。今天

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為主。若從其

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

矣。眾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

制。生即帥眾歸之。銑以為車騎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

附者至數萬人。遂向巴陵。景珩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

數百人出迎。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勲居第一。

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

數百人出迎。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

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知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為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玠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為政？且柳生為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為變。失今不取，後悔何及？銑又從之。景玠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銑乃築壇燔燎，自稱梁王。王世充及李密戰於洛北，敗績。石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引兵度洛，逆戰大敗。密帥精騎度洛南，餘眾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十一月李淵

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李淵命諸軍攻城，約

母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連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
 代王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
 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母得無禮。衆皆
 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
 扶王至閣下。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
 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
 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
 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將斬之。
 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
 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
 文武才畧。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

王世充與李密戰

于石子河。敗績。王世充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

密布陳十餘里。翟讓先戰不利。世充逐之。王伯當。李密
 裴仁基。從旁橫衝其後。察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李密

誘翟讓殺之。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總

誘翟讓殺之

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總統眾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弘曰。天

子汝當自為。奈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

不以為意。密聞而惡之。讓謂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

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

彥藻懼。與鄭頤共說密曰。讓貪懷不仁。宜早圖之。密乃

置酒召讓。弘與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

房彥藻。鄭頤。往來檢校。密曰。今日不須多人。密左右皆

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

徒左右請給酒食。讓許之。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

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

引滿。建德自後斫之。并弘儒信皆殺之。徐世勳走出門

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逢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

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為。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

除暴亂。司徒專行貪奪。陵辱羣僚。今所誅。止其一家。諸

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勳置幕下。親為傳劍。讓麾下欲散。

裴仁基從旁橫斫其後。察勸中軍擊之。世勳大敗。李密

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勳。雄信。伯當。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殘忍。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李淵立代王侑為皇

帝。尊帝為太上皇。

侑時年十三

淵自為大丞相。封唐

王。以建成為唐王世子。世民為秦公。元吉為齊

公。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

之。以為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淵傾府庫以賜勲人。國用不足。光祿大夫劉

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苑中及六街樹為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

淵從 榮陽郡降李密

河南諸郡盡附李密。唯榮陽太守邠王慶梁郡太守楊汪

尚為隋守。密以書招慶。為陳利害。且曰。王先世家住

之
樂陽郡降李密
河南諸郡蓋附李密唯樂陽
太守郇王慶梁郡太守楊汪

尚為隋守。密以書招慶。為陳利害。且曰。王之先世家住
山東。本姓郭氏。初非楊族。初慶祖父元孫。隨母郭氏。養
於舅族。及武元帝從周文帝起兵關中。元孫在鄴。恐為
高氏所誅。冒姓郭氏。故密云然。慶即以郡降密。復姓郭
氏。
十二月。唐王淵追諡其大父為景王。考為元

王。夫人竇氏為穆妃。○薛舉侵扶風。唐王淵遣

秦公世民擊敗之。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李弼拒

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眾。勢益張。眾號三十萬。謀取長

安。唐王淵使世民將兵擊之。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

薛舉大懼。問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黃門侍郎

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尉

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

祖屢經奔敗。蜀先主亟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

一戰不利。遽為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河池太守

蕭瑀。以郡降唐。唐以瑀為禮部尚書。封宋國公。特

繼皆降唐王淵遣李孝恭張道源招慰山南山

東諸州下之。孝恭。淵之從父兄子也。擊破朱粲。諸將

復肯降矣。皆釋之。於屈突通降唐。唐遣通招河東

通守堯君素不下。屈突通與劉文静相持月餘。復

力苦戰。顯和敗走。通勢益盛。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

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

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

亦以此懷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淵所虜。乃留顯

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顯和即以城降。文静遣

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顯和即以城降。文靜遣
竇珣等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
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
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眾曰。今京城已陷。汝輩
皆關中人。去欲何之。眾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
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軍人執送長安。
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公長史。遣至河東城
下。招諭堯君素。君素歎歎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
君素曰。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
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更為人
作說客邪。且公所乘馬。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
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
退。

王世充襲李密敗績

東都來斗三千人。餓死者
什二三。王世充軍士有亡

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為。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
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樂落奴度中。吾久

亦以此懷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淵所虜。乃留顯

不出兵。世克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
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郝孝德、王伯當、孟讓、勣
兵分屯城側以待之。其夕，世克兵果至。伯當遇之不利。
總管魯儒拒却之。伯當收兵擊之，斬其驍將。士卒戰死
死者千餘人。世克屢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克訴以
兵少，侗以兵七萬益之。

唐劉文靜

取弘農。○唐王淵遣使徇巴蜀，下之。○蕭銑取

豫章。林士弘退保餘干。

浙江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七

寶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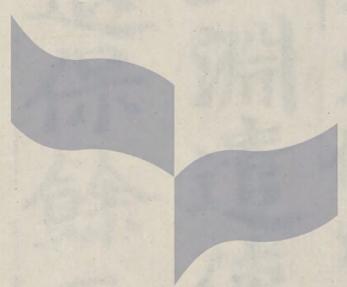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編目：027659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七

豫章林士弘退休餘干
取弘農○唐王淵遠使
等之世克詐以兵少
死者十餘人世克是戰不
建管魯拒却之伯當
分也或則以持之其少
不山更余或耳宜速備
不山更余或耳宜速備



浙江圖書館

善本
9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27689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大學 杭州 100 號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